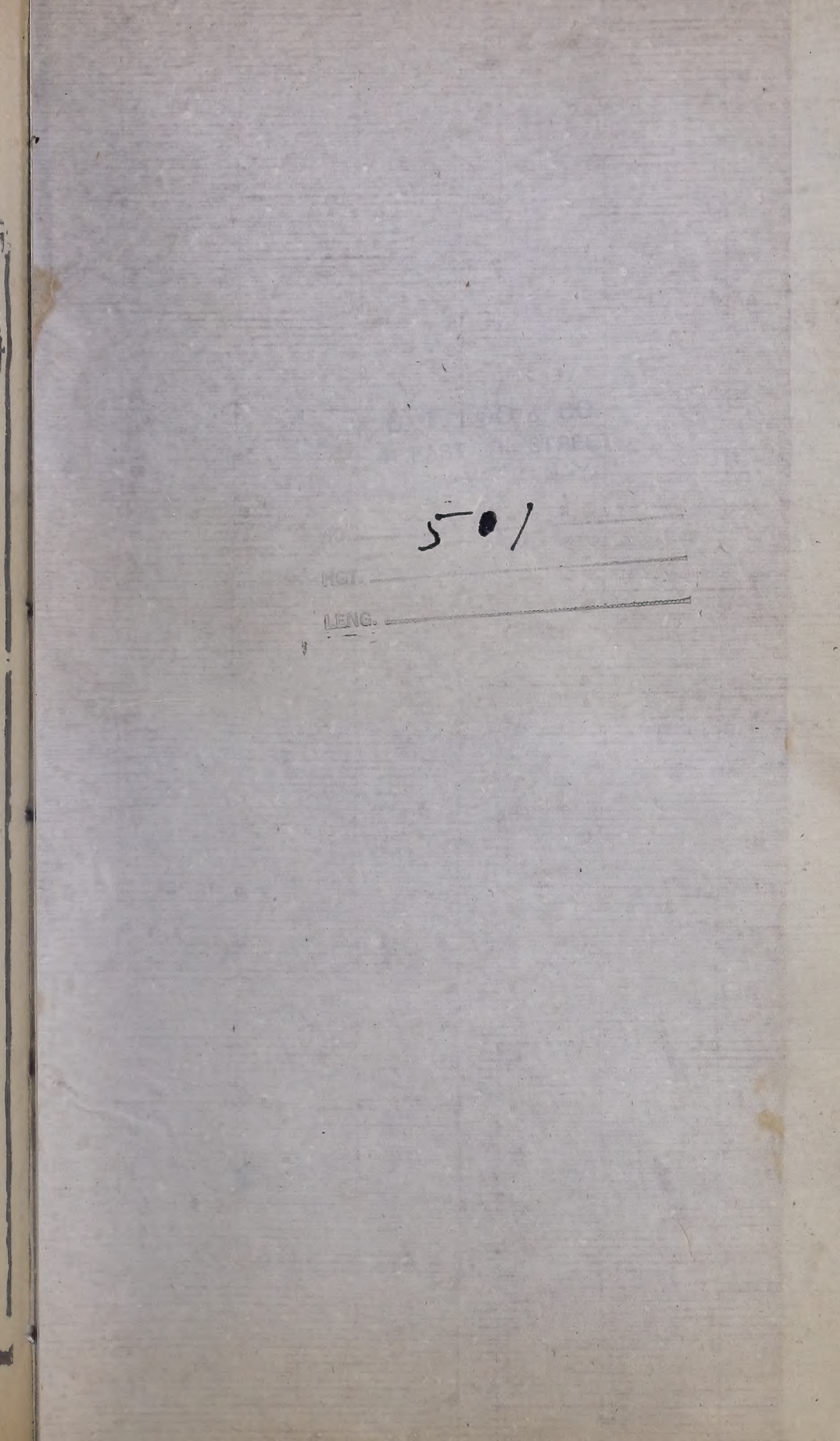



NO. 501
HGT.
LENG.

勾吳 錢泳梅溪 輯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鎭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爲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鋪戸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鋪戸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爲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

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旣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眞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爲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鋪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鋪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鋪不滿四五十金者不

必過强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舖之家旣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旣已捐出卽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一處不可妄取已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卽取其典票贖回給發

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爲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爲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爲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强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爲頭强横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旣蒙有田有鋪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覬覦或有結通外來豪强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

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

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爲止或所捐錢米尙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爲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戸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塜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爲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晝作夜婦女雜遝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爲貧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舉專爲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爲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附

爲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湮沒雨澤愆期河水乾涸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洶以搶擊爲能豪强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饑而臥今冬明春尤爲可慮某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注明

公簿仍聽各家自爲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即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設施實爲德便上稟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

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
下鄉勘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
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
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
當以此爲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
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 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
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
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

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貧者不能糴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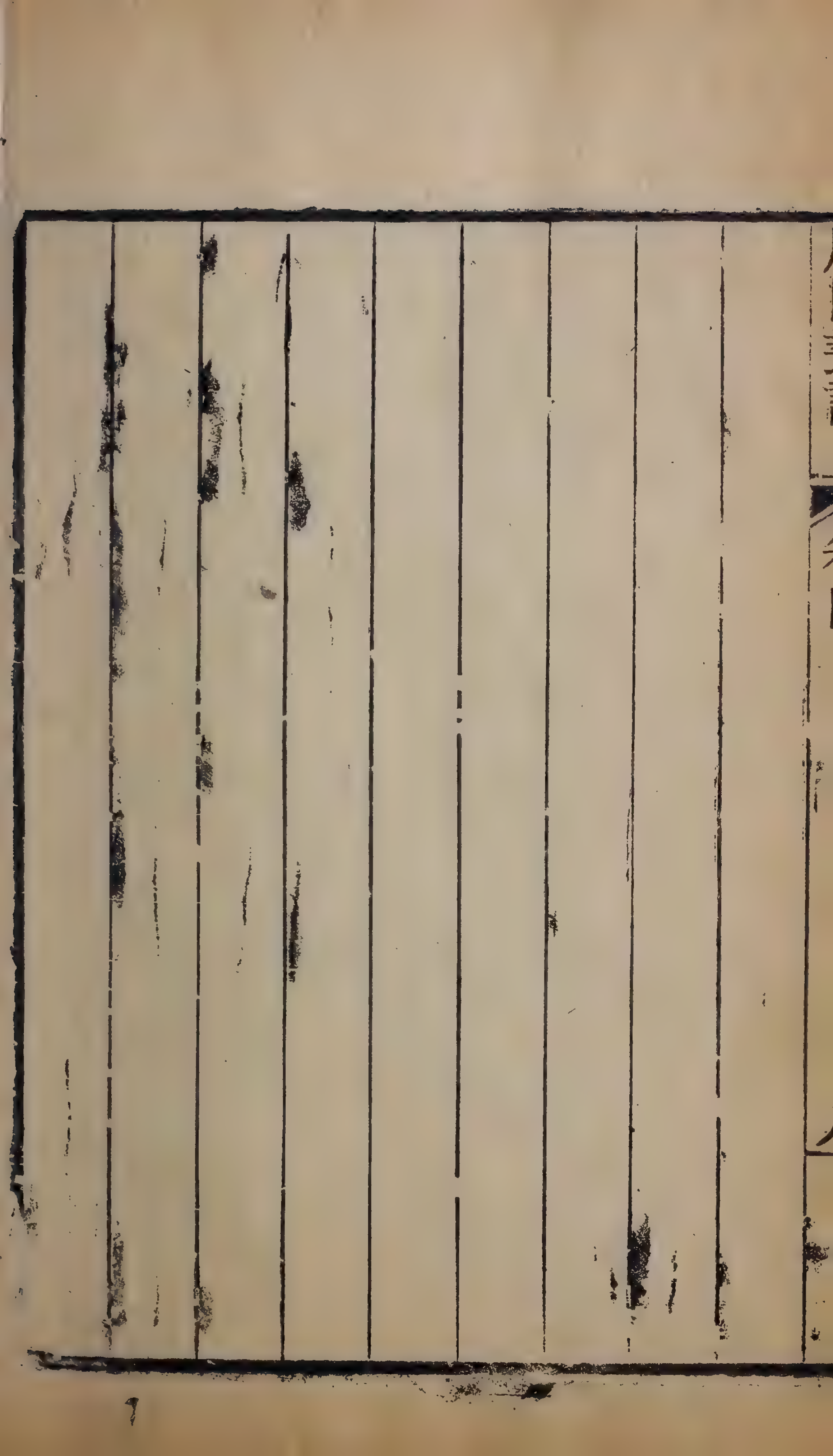
天恩浩蕩極次貧戸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 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

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旣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槖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今也定爲啚賑之法以各啚所捐

之錢各賑本啚啚有貧富以富啚之有餘協濟貧啚之不足令啚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卽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爲之調撥而已某啚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啚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淸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卹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是說也槐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爲可

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復於其間爲粥以賑城鄉設厰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留爲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爲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 槐 嗟乎 槐何功 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

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邑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貲雄於鄉年廿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廷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爲遊騎刼掠驚悸死景輝椎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爲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斌爲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貲允斌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洶

渔利其家產者甚衆景輝爲掌護之歷二十年旣授室景
輝乃爲支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母黨親屬鄰里故舊
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爲經紀委曲矜
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
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爲行仁
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順治元年忠文
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哭止而起賀其子无咎曰吾夫子
道德文章負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
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遯跡鑫濱閉關獨處雖

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暑祁寒必衣冠點勘
至老無倦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
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爲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
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
弟篤孝上帝已命爲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
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
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
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爲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

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
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秦或無過鞭
扑世棟略無愠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爲
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
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穎好讀書年三十餘
始補博士弟子員爲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
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
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禎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
守節年九十餘世禎每食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
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有以居屋售於
世禎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禎爲之
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責其値後復念其兩寡勵志
守節幷爲之請　旌年七十餘公舉世禎爲鄉飲賓辭不
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𩃎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爲章句之
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

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己如吳郡林梅孟臯輩對酒賦詩以爲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爲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䢖䢖爲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爲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評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苦心力學友愛天至與其弟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閒言家甚貧以館穀爲生伯嘗少于仲

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姪之久合乎盍
分爨也仲媳惲氏聞之卽出見二翁襝袵曰家不可析也
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
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賢
婦吾無憂矣乃同爨終身

王雨來礡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
四人俱幼雨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諸弟有逋負人者
雨來出己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雨來嘗以事入官
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令曰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

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爲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爾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爲人傭工家中僅穜田一二畝以此爲食父母死後盡築爲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編籬以衞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松花菌日出不窮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資千金以之買田得屋近且爲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

侯傳贊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
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鄉賢二

顧大任字丞肩號价仔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辭曰我才豈能爲百里長耶當明崇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傾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書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慟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

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頊字君巘由鄉薦官學博甲申

後閉戸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鋮屢聘屢卻與同

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

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愍公維張弟兄宦在都公孝

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

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宇均字理平父廷宣名煇由庠生官貴州巡撫借

補龍里縣典史民心頗洽緣事罣誤謫戍新疆宇均萬里

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卽
子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
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遇　恩赦乃侍
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繭足黧面備嘗艱險遂
中懸崖絕壑豺虎蠶箐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
者屢矣從姪大鎔做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宇
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爲拉雜摧燒之宇均
爲時菴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
其至性有過人者

孝子楊士選字有貞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
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
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
二千里煢煢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見今日行
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皆黑未幾風雨
大作鄰舟覆者無算舟人相顧失色士選竊禱曰某數固
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矣有頃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
人呼爲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
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來比士選至父驚喜病少愈遂

奉父歸方公瑞業賈時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載娶婦唐氏値歲荒米價騰貴士選與其妻忍餓惟饜糠粃間屑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時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漁人前夕夢神呼曰明日楊孝子有厄吾從中保護煩爾一手之力必有重賞及救至船詰之則楊姓也而身無一錢不解所謂厚賞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濱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不爽楊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醫言不治

氏舍泣吮之出毒血數椀而愈而已亦病疽者三載不令
姑知後遇村嫗授之藥疽以痊李容山作傳紀其事
長洲蔣示吉名仲芳居婁門編竹爲屋環以疎籬興至吟
詠以此自終尤精岐黃術著有醫宗說約八卷望色啟微
三卷詩文十卷卒於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輔先生名
元允前明諸生鼎革後鍵戶著述不復省人間事所著四
書注解山居閑集爲世傳誦韓慕廬宗伯未遇時嘗袖文
求正君輔曰子異日名臣也屬其加墨不可曰我爲世外
人尙欲品題天下士耶

蔣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籲願以身代歸而迷其路遇鄰嫗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燄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栗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壙即廬居墓側每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決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　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名上　聞逢源

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
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
績溪教諭報至適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
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爲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
守節常至絶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
姿頴悟切志於學因父遠慕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
子職飲食起臥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壽終哀毁成禮
尋父歸僦居甪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欣然餉之遇

風雨匍匐數十里不顧也追父病數月不解帶蟣蝨滿身
生母陳患疽親吮其瘡病目亦舐其目並得差如故及卒
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
不復見齒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寒微必極奉甘旨父
沒居喪形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芟草常致悲號逢諱日
祭祀至老猶孺子泣與兄同爨三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
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幕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
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
祖塋不吝千金薈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

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
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
郡志尚未採入
毛金墉字韓望齋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唐極盡扶
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墉亦耆耋嘗作老萊之戲其平
生孝實莫可枚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苦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民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歷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入某從孔子入耳

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我註脚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

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卽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卽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卽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

爲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爲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闘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闘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貧死

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

其兄早歿撫其孤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課誦李歿無子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歿也爲制喪服葬而除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清濁辨別無少譌洞經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郎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爲

大賓知縣介玉嘗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青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元和人少讀書刻厲爲學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贍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衙署俱煥然一新爲士民所悅會寧爲關中衝要其東北三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爲靖遠縣境其自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狠山黑虎

至黃家坳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
山山以西爲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爲黑莊郭
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內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
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
南爲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爲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
阖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
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凉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衆起事
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刼掠時陝甘總督
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戚統

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四竄阻五中鳥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黃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刼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爲通渭衝衢距城九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都會也居民數千家及寺廟十餘所俱爲煨燼惟存禮拜寺初九日賊直抵渭城

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
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勸帑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
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
急王乃遁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
山塡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炬靡有孑遺
反不如馬營之民尚有逃亡也當是時會寧爲彈丸小邑
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郎
令四關廂居民拆毁房屋移居城內給之口糧親率諸軍
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

焚刼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獲殺一
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
貯粟萬石堡懼爲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鋪
大雷雨不得前從泥濘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
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歇馬且欲問訊其
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墪聞安
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
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
箐路更崎嶇人馬一墮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

倘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帽淋漓滅燈待旦天既明雨亦止鄉民知邑宰來咸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遇有司馬荆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鎗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聞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聞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遇之以為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通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

之不至也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月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爲指示機宜堡隨送啟行而忽聞報至賊即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二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公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即傅公弼也陝西巡撫畢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撥又河洲韓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

中等自願効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與安鎮總兵官三公

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

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 欽

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

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銳

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賊見官兵勢盛遂退聚隴西

之狼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

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

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

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聞　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賊踞爲巢穴築壘開濠爲負嵎計實絕地也福公既至爲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穽無算生擒萬餘賊無一脫者賊既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猶懷印綬似尙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堡時年五十餘貧而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

其明年遂改敎皖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荆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寶適爲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欷歔欲泣而不能自已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皖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乍喜放鷴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嶔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皐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氷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壘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諭君

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幘茹蒼鹽回首邊城飲
水廉計拙真同拼澼統譚高欲捲雪霜髯冉冬烘病愈頭風
檄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
隴坂長驅青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
院談兵膽何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寓人
薪木期無毀會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鏴者本籍浙江爲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鏴恥之避居迤西後能去仍還昆明八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頴異刻厲爲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爲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 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三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

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
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骩法營私但查亶
望爲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
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
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
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臺諫衙門自李漱芳左遷後
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事廢弛借
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按

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澧對曰御史例得封聞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當是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先生危及抵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於國泰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珅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底折對則多係圓絲雜色銀

是借諸商鋪戶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
諸商來領大呼曰遲來卽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皆紛紛
具領庫藏爲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
而和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拏交刑
部治以罪　上嘉之以禮歒言擢通政司參議三十八
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　上常召對便殿
其言秘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尙書劉墉知
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
君慎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爲湖南學政到任後紀

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歲
科期滿有 旨留任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
員賫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啟行各官有追送賻儀者俱拒
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
每日惟自課子弟讀書而已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
學湖南時適荆州水災城圮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
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
歸之際遂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揑辭參奏
以為諸事皆己所發也 上責以錢澧近在隣省不行

査奏奉部議革職留任　上曰禮爲官尚知持正著加
恩以主事用選戸部江南司主事引　見奉　旨以員外
補用即補戸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奉　旨授湖廣道御史
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
處慮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
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　內
右門或在　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皆
趨走多岐將來必生事端況　內右門近接　禁寢向來
有　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　皇上加恩大臣久

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

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上覽奏遂切責諸大臣謂錢灃所奏甚是卽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爲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確耳六十年乙卯扈　蹕

灤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
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珅亦
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初先生提學湖南
時巡撫爲吳江陸燿燿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爲知己適
燿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典質二百金爲賻而率諸生俱
白衣冠步行往弔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
受之毋卻也其風義如此

C. T. LOO & CO.

NO. 501

HGT.

LENG.

